
鐵血傳奇
古龍

鐵血傳奇：

血海飄香

古龍

古龍，本姓熊，為海內外聞名之青年俠情小說作家。其作品目前在東南亞十餘家報紙刊載。古龍，為人風流倜儻，一如其小說中之男主角。漫畫家牛哥民族晚報連載漫畫「阿丁與阿當」中之「龍哥哥」，即古龍之速寫像。

「血海飄香」為古龍替香港及泰國報紙所撰之新著，蒙慨允本刊優先刊出，謹此致謝。

又：「血海飄香」全文共十萬字、本期刊出萬餘字，所餘八萬餘字，將在本刊二、三期中，分兩次刊畢。

聞君有白玉人、妙手雕成、極盡妍態、不勝心嚮往之、今夜子正、當踏月來取、君素雅達、必不致令我徒勞往返也。

這張短箋此刻就平鋪在光亮的大理石桌面上，自粉紅紗罩裡透出來的燭光，將淡藍的紙箋映成一種奇妙的淺紫色，也使那挺秀的字跡看來更飄逸瀟洒，信上沒有具名，却帶着鬱金香的香氣，這漂渺而富有詩意的香氣，已足够說明這封短箋是誰寫的。

接到這封短箋的是北京城的豪富世家公子金伴花，他此刻就坐在桌子旁，那張白淨而秀氣，保養十分得法的臉，就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似的痛苦地扭曲着，眼睛瞪着這張短箋，就像是瞪看閻王的拘票。

精緻的花廳裏，還有三個人，一個神情威猛，鬚髮花白的錦衣老人，背負着雙手，在廳中來來回回不停的踱步，也不知踱過多少遍了，所走的路，只怕已可從北京到張家口，另一個顴骨聳起，目光如鷹，陰鷙沉猛的黑衣人，就坐在金伴花身旁，雙手輕撫着放在桌上的一對精鋼判官筆，乾枯、瘦長，骨節凸出的手指，在燈光下看來也像於精鋼所鑄。

這兩人面色也是十分沉重，銳利的目光自窗子瞧到門，又自門瞧到窗子，來回瞧個不停。

還有個枯瘦矮少，穿着樸素的禿頂老人，却只是遠遠坐在角落裡閉目養神，他全身上下都瞧不出絲毫特別之處，只有一雙耳朵，竟不知怎地不見了，却裝着對灰白的金屬耳朵，也不知是什麼鑄成的。

錦袍老人走過桌子，拿起那張短箋，冷笑道：「這算是什麼？請帖？借條？就憑這一張紙就想將京城四寶中最最珍貴的玉美人取走？……」重重一拍桌子，厲聲道：「楚留香呀楚留香，你未免也將九城英雄瞧的太不値錢了！」

金伴花愁眉苦臉，囁嚅着道：「但他就憑這種同樣的紙，已不知取走多少奇珍異寶了，他說要在子時取走一樣東西，誰也休想保存到丑時。」

黑衣人冷冷道：「哦，是麼？」

金伴花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上個月捲簾子胡同的邱小侯就接到他一封信，說要來取侯爺家傳的九龍杯，小侯不但將杯鎖在密室中，還請了大內的帶力衛士「雙掌翻天」雀子鶴和「梅花劍」方環兩位在門外防守，可說是防守得滴水不漏，那知過了時候開門一看……唉，九龍杯還是沒有了！」

黑衣人冷笑道：「萬老鏢頭既不是雀子鶴，我「生死判」也不是方環，何況……」他瞧了那禿頂老人一眼，緩緩接道：「還有天下盜賊聞名喪膽的英老前輩在這裡，我三人若是再制不住那楚留香，世上只怕就沒有別人了。」

禿頂老人瞇起眼睛一笑，道：「西門兄莫要爲老朽吹噓，自從雲臺一役後，老朽已不中用了，靠耳朵吃飯的人耳朵被人割去，豈非有如叫化子沒了蛇耍。」別人若是如此慘敗，甚至連雙耳都被割去，對這件事非但自已絕口不提，有人提起，也立刻要拔刀拼命，但他却面帶微笑，侃侃而言，還像是得意的很。

那錦袍老人正是京城萬勝鏢局總鏢頭「鐵掌金鏢」萬無敵，此刻手捋長髯，縱聲笑道：「江湖中人誰不知道禿鷹耳力天下無雙，雲臺一役雖然小販，但塞翁失馬，裝上這對白衣神耳後，耳力只有更勝從前。」

禿鷹搖頭笑道：「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此次若非一心想見識見識這位强盜中的元帥，流浪中的公子，是再也不會重出江湖的了。」

金伴花突然笑道：「聞得江湖人言，英老前輩只要聽到一人的呼吸之聲，便可分辨出那人是男是女，有多大年齡，是何身份，無論是誰，只要他的呼吸聲被英老前輩聽在耳裡，就一輩子再也休想逃掉，無論他逃到那裏，英老前輩都可追查得到。」

禿鷹眼睛更瞇得只剩一線，笑道：「江湖傳聞，總有誇張之處……」

只聽晚風中隱隱傳來更鼓之聲，生死判霍然站起，道：「子時到了，」

金伴花衝到牆角，掀開一幅工筆仕女圖，裏面有道暗門；他開了暗門，瞧見那紫檀雕花木匣還好生生在裏面，不禁長長鬆了口氣，轉首笑道：「不想三位的威名，竟眞的將那楚留香嚇得不敢來了。」

生死判仰首笑道：「楚留香呀楚留香，原來你也是個……」

突聽禿鷹「噓——」的一聲，生死判笑聲立頓，窗外已有個低沉而極有吸引力的語聲帶笑道：「玉美

人早拜領，楚留香特來致謝。」

萬無敵箭步衝到窗前，一掌震開窗戶，只見遠處黑暗中卓立着一條高大的人影，手裏托着個三尺長的東西，在月光下看來，晶瑩而滑潤，他口中猶在笑道：「戌時盜寶、子時才來拜謝，禮數欠周，恕罪恕罪。」

金伴花早已面無人色，顫聲道：「追！快追！」

燭影搖紅、風聲響動，生死判、萬無敵已穿窗而出，

禿鷹沉聲道：「那眞是玉美人？」

金伴花跺脚道：「我瞧得清楚，不會錯的。」跺脚之間，人也躍出，原來這世家公子，武功竟也不弱。

禿鷹却微微搖頭，冷笑道：「別人會中你的計，但我……哼！」眼睛盯看那紫檀木匣，一步步走了過去。

突聽身後「噹」的一聲巨響，他整個人都跳了起來！

原來他白衣神耳乃合銀所鑄，傳聲之力特强，這一聲大震，直將他耳膜都快震破，他對這雙神目從來最是得意，委實做夢也未想到還有這點要命的壞處，大驚之下，凌空一個翻身，雙掌已連環擊出，但身後那有人影。

只聽窗外又是「銚」的一聲，禿鷹雙足往後一蹬，身形飛蹼而出，窗下「嗡嗡」之聲猶自不絕，却是面銅鑼。

禿鷹面色立刻慘變，失聲道：「壞了！」

瘋狂般轉身躍囘窗中，只見那紫檀木匣還是安然無恙，但另一扇窗子的窗簾，却在不住飄動。

禿鷹石頭般怔在那裏，面上的神情極是奇特，也不知究竟是哭是笑，口中不住喃喃道：「楚留香呀楚留香，你果然厲害，但你也莫要得意，你語聲既已落在我耳中，就總有一天被我找着的。」

身後風聲嗖嗖，萬無敵、生死判、金伴花已接連掠囘，萬無敵手裏抱着個三尺長的玉雕美人，笑道：「原來那竟是在駭人，這玉美人是假的。」

生死判道：「雖是假的，好歹也值幾兩銀子。這叫做偷鷄不着蝕把米，堂堂盜帥，今夜也算栽觔斗了。」

禿鷹雙目失神地瞧着那紫檀木匣，喃喃道：「眞的呢？」

金伴花面色又變，顫聲道：「眞！眞的自然在……在匣子裏。」

嘴裏說話，人已衝了過去，打開匣子。匣子裏那裏還有什麽玉美人，金伴花驚呼一聲，暈了過去。

萬無敵過去一瞧，只見匣子裏赫然又有張淡藍的紙箋，發出同樣漂渺而浪漫的香氣，同樣挺秀的字跡寫着：

> 公子伴花失美。
> 盜帥踏月留香。

（二）

現在，他舒適地伏在甲板上，讓五月溫暖的陽光，曬着他寬濶的，赤裸着的，古銅色的背。

海風溫暖而潮濕，從船舷穿過，吹起了他漆黑的頭髮，他堅實的手臂伸在前面，修長而有力的手指，握着的是個晶瑩而滑潤的白玉美人。

他却似已在海洋的懷抱裏入睡。

這是艘精巧的三桅船，潔白的帆，狹長的船身，堅實而光潤的木質，給人一種安定、迅速、而華麗的感覺。

這是初夏，陽光燦爛，海水湛藍，海鷗輕巧地自船桅間滑過，生命，是多采的，充滿了青春的歡樂。

海天遼濶，遠處的地平線已只剩下一片朦朧的灰影，這裏是他自已的世界，絕不會有他厭惡的訪客。

船艙的門是開着的，艙下不時有嬌美的笑聲傳來。

然後，一個美麗的少女走上甲板，她穿着件寬大而舒服的鮮紅衣裳，秀髮鬆鬆地挽起，露出雙晶瑩，

修長的玉腿，赤着纖秀的，完美無疵的雙足，輕盈地走過甲板，走到他身旁，輕輕用足趾去搔他的脚心，面上綻開了甜蜜嫵媚的微笑，就好像百花俱都在這一刹那裏開放。

他縮起腿，輕嘆道：「甜兒，你難道永遠不能安靜一會兒麽？」

語聲低沉，充滿了煽動的吸引力。

她銀鈴般嬌笑起來道「你終於猜錯了。」

他懶洋洋翻了個身，陽光，便照在他臉上。

他雙眉濃而長，充滿粗獷的男性力，但那雙清澈的眼睛，却又是那麽秀逸，他鼻子挺直，象徵着他堅强，決斷的鐵石心腸，他那薄薄的，嘴角上翹的嘴，看來也有些冷酷些，但只要他一笑起來，堅强就變作溫柔，冷酷也變作同情，就像是溫晴的春風，吹過了大地。

他抬手擋住刺眼的陽光，眨着眼睛笑了，目中閃動着頑皮，幽默的光芒，却又充滿了機智。

他眨着眼睛笑道：「李紅袖姑娘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莫要也變得如此調皮好麽，有了個宋甜兒，我難道還不够受。」

李紅袖笑得彎了腰，却忍住笑道：「楚留香少爺，除了宋甜兒外，別人就不能頑皮麽？」

楚留香拍着身旁的甲板，道：「乖乖的坐下來，陪我曬曬太陽，講個故事給我聽，要開心的故事，要有快樂的結局，這世上的悲慘之事已够了。」

李紅袖咬着嘴唇，道：「我偏不坐下來，偏不講故事，我也不要曬太陽……這見鬼的太陽，曬得人頭暈，我眞不懂你爲什麽要喜歡。」

她說「偏不坐下來」時，人已坐了下來，她說「不要曬太陽」，却已在陽光下伸展了雙腿。

楚留香笑道：「曬太陽有什麽不好？一個人若能多曬曬太陽，就不會做卑鄙無耻的事了，無論是誰，在這麽可愛的陽光下，都想不出壞主意來的。

李紅袖眼波流轉，道：「我現在就正在想個壞主意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正在想該使個什麽法子讓我爬起來去做事，是麽？」

李紅袖格格嬌笑道：「你眞是個鬼，什麽事都滿不過你。」

她笑聲漸漸停止又道，：「但你也眞該起來做做事了，自從京城囘來後，你就連動都不想動，再這樣懶下去，你就要變成流氓了。」

楚留香故意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眞像我小時讀書的老師，只少了兩撇鬍子。」

李紅袖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楚留香展顏一笑，又道：「這次在京城，我可眞見識了不少那些所謂成名英雄的嘴臉，除了禿鷹那老頭兒還有兩下外，別人全是飯桶，那「生死判」崔能據說武功不弱，業中一對判官筆，據說能打遍人身二百一十八處穴道，但我就從他身旁掠過，他却依是在做夢似的。」

李紅袖撇着嘴道：「楚大少爺的輕功天下無雙，江湖中人誰不知道……但楚大少爺，你的牛已吹完了麽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吹完了，李姑娘有何吩咐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我先說幾件事給你聽。」

她自寬大的衣袖中取出個小小的簿子，一面翻看，一面唸着道：「上次你從濟南取來的一批貨，已賣了三十萬兩，除了救濟「龍虎鏢局」王鏢頭遺孀的一萬兩，趟子手張、趙兩人家眷各五千兩外，還替黃秀才付了一千兩喪葬費，又替趙國明付了一千五百兩喜酒聘禮、替鄭……」

楚留香嘆道：「這些事我難道不知道麽？」

李紅袖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總之，三十萬都已分配出去了，你自已田莊裏收來的五萬兩，我也替你用出去四萬。」

楚留香苦笑道：「姑娘，你難道不能爲我多留些麽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你享受得還不够？江湖中，已有不少人在說你的閑話了，別人可不知道你花的都是你自已的，都說你假公濟私……」

楚留香皺眉道：「別人如何說，和咱們又有何關係？人活在世上，爲什麽不能享受享受，爲什麽老要受苦？你怎地也變得俗了。」

李紅袖嫣然一笑，道：「我可沒有要你受苦，我只是……」

突聽艙下喚道：「你兩個係處傾乜嘢啊？唔想吃飯啦？」

南國姑娘甜美的言語，聽來當眞別有一種風情，別有一股滋味，李紅袖卻高擧了雙手，笑道：「老天，她難道不能說說別人聽得懂的話麼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你也莫要怪她，她辛辛苦苦做了飯菜，卻沒人去吃，也難怪她生氣，人一生氣時，家鄉話就出來了。」

他像是根本沒有動，卻已拉着李紅袖站了起來。

李紅袖故意嬌嗔道：「你什麼事都向着甜兒，所以她才會……」

一句話未說完，臉色突然變了，失聲道：你瞧，你瞧那是什麼！」

× × ×

陽光照耀的海面上，竟飄來了一個人——

一具死屍！

楚留香一轉身已到了船舷旁，抄起條繩索，打了個活結，輕輕一拋，長繩便箭一般筆直地飛了出去。長繩也似長着眼睛，不偏不倚，套着了屍身——

這屍身穿的是昂貴的錦緞衣裳，腰畔掛着翡翠的鼻煙壺，黝黑的臉已被海水泡得浮腫起來。

楚留香將他平放在甲板上，搖頭道：「無救了。」

李紅袖卻瞧着這屍身的一雙手，他左手的中指與無名指上，套着三個奇特的精鋼烏金戒指。那隻右手雖沒有戒指，卻有載過戒指的痕跡。

李紅袖皺眉道：「七星飛環！這莫非是『天星幫』的門下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非但是天星門下，此人正是『天星幫』的總瓢把子，『七星奪魂』左又錚，但『七星幫』一向盤據在皖南，卻不知他怎會死在這裏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他身上沒有傷痕，莫非是淹死的？」

楚留香搖了搖頭，解開他衣襟，只見他左胸第五根肋骨下，「乳根」與「期門」穴之間，赫然留着個紫紅掌印。

李紅袖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硃砂掌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硃砂掌一門近年雖然人才鼎盛，門下弟子號稱已有一百七十多個，但能置『七星奪魂』於死地的，最多也不會超過三個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嗯，馮、楊、西門……這三人武功只怕是要比左又錚强些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硃痣門與天星幫可有什麼恩怨？」

李紅袖想了想，道：「三十七年前天星幫的刑堂香主，娶了當時硃砂掌門人馮風的二女兒，兩年後這位馮姑娘突然死了，馮風曾親赴皖南興師問罪，後來雖查明他女兒實是急病而死，但兩家卻從此不向往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還有呢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二十六……也許是二十五年前刼天星幫更刼了硃砂門弟子所保的一趟鏢，那時正值馮風病故，硃砂重選掌門的時候，所以這件事直拖了一年，後來天星幫刼鏢的弟子雖也會登門負荊，但鏢銀卻始終未會送還。」

她將這些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武林故事娓娓道來，竟是像在敍說着自已身邊的家常瑣事的。

楚留香微笑道：「你的記憶，的確從來不會令人失望，……但這些事都已事過境遷，而且也算不得是什麼深仇大恨，硃砂門想來不會爲了這種事將左又錚一路追踪到這裡，再下毒手，這其中必定另有緣故。」

突然一個自艙下衝了上來，嬌嗔道：「你兩個究竟係處做乜嘢啊？」

她也穿着件寬大而舒服的衣裳，卻是鵝黃色的，也露出一雙淡褐色的，均勻美麗，曲線柔和的玉腿。

她漆黑的頭髮梳了兩根長長的辮子，長長的辮子隨着玲瓏的嬌軀不住盪來盪去，淡褐色的瓜子臉，配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顯得又嫵媚，又俏皮，她臉上本在故意裝作嬌嗔，但瞧見這死屍，突然驚呼一聲，扭轉頭就跑，跑得比來的時候還要快的多。

李紅袖笑道：「甜兒無論做什麼事膽子都很大，但只要一瞧見死人，就駭得要命，所以我常說活人誰也制不住她，只有死人，才制得住她。」

楚留香凝注着海天深處，緩緩道：「你等着瞧吧，今天要從那邊飄來的死人，絕不止這一個。」

李紅袖眼波轉動，還未說話，只見艙門裏已伸出一雙纖秀的手來，手裏托着個大盤子。盤子有兩隻烤得黃黃的亂鴿，配着兩片檸檬，幾片多汁的牛肉，半雙白雞，一條蒸魚，還有一大碗濃濃的蕃茄湯，兩盅臘味飯，一滿杯紫紅的葡萄酒，杯子外凝結着水珠，像是已冰過許久。

宋甜兒那甜笑的語聲却在艙門裏喚道：「喂，快的來囉呀。」

李紅袖笑道：「我聽不懂，你爲什麼不自已送上來。」

宋甜兒啐道：「小鬼，你聽不懂怎會知道我要你來拿！」

她說的純粹的京片子，但唧唧噥噥，軟語嬌柔，却別有一番情趣，李紅袖拍掌嬌笑道：「來聽呀，我們的甜姑娘終於說官話。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船已下錨，就這樣停泊在水上。

楚留香小心地將檸檬汁擠在鴿子上，剛吃完了一隻鴿子，喝了半杯酒，海上果然又漂來了一具屍身。

這屍身穿着件朱紅色的短袍，長僅及膝，面容雖經海水久泡，但看來仍是白白淨淨、年紀也只有四十左右，頷下雖留着微鬚，眼角却無皺紋，他左掌也是修長白淨，但一隻右掌，却是粗糙已極，筋骨凸現，幾乎比左掌大了一倍，攤開掌心，竟和他衣服同樣顏色。

李紅袖一雙明媚的眼波却瞧直了，吃驚道：「想不到這人竟會是『殺手書生』西門千。」

楚留香嘆道：「他殺死了左又錚，自已竟也死在別人手上。」

李紅袖喃喃道：「却又是誰殺了他？」

她說完了話，已瞧見這西門千喉結下的創口，鮮血已被海水沖淨，灰白色的皮肉向兩旁翻捲。

李紅袖噓了口氣，道：「這是劍傷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嗯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這劍傷寬才不過一寸，天下武林，只有，『海南』與『嶗山』兩大劍派的弟子，才會使用這麼窄的劍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錯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海南與嶗山兩派，距離這兒雖都不遠，但嶗山派的劍法傳道家正宗，平和博大，這西門千被人一劍貫穿咽喉，想必是劍法以辛辣詭急見長的海南劍客門下的毒手……這倒更奇怪了。」

楚留香皺眉道：「奇怪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海南劍法與硃砂門非但無冤無仇，而且還頗有淵源，八年前硃砂門被閩南七劍圍攻時，海南派還曾經不遠千里趕去相助，但如今海南劍派的高手却殺了硃砂門的長老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可眞教人不懂。」

楚留香喃喃道：「左又錚無緣無故地死在西門千手中，西門千又糊裏糊塗地死在海南派門下……這其中究竟有什麼秘密？」

李紅袖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你可是又想管閑事了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你不是正在說我太懶了麼？我正好找些事做給你瞧瞧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但這件事看來牽連必定甚廣，必定十分兇險，而蓉姐這兩天又在病着，我看咱們還是別管這件事吧。」

楚留香微笑道：「越是兇險的閑事，管起來才越有趣，牽連越廣的秘密，所牽連之物價值也必定極高，這種事我能不管麼？」

李紅袖嘆道：「我知道你若不將這秘密揭破，是連覺也睡不着的，矣！你呀，你生下來好像就是爲了管別人閑事的。」

她忽又展顏一笑，道：「幸好這件事正如大海裏撈針，到現在爲止，還一點頭緒都沒有，你想管這閑事，只怕也管不着？」

楚留香微微笑道：「你等着瞧吧，頭緒自然會越來越多的。」喝了口酒，又撕下條鷄腿，倚在船舷上，大嚼起來。

李紅袖苦笑道：「我眞佩服你的胃口，現在還能吃得下東西。」她也不知不覺走到船舷，向海天深處凝睇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海上果然又漂來具死屍！竟赫然是個黑面虬髯的綠袍道人，身形魁偉高大。四肢雖早已冷卻，但手裏仍緊緊握着半截斷劍，劍身狹長，仍在閃着光，碧森森的劍光，照着他一顆髮髻蓬亂的頭顱。

他頭頂竟已被劈成兩半！

就連李紅袖都轉過頭去，不忍再瞧。

楚留香道：「果然是海南勃派的門下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你……你認得他？」

楚留香緩緩道：「此人便是海南三劍中的靈鷲子，他劍法之狠毒。當今天下武林，只怕極少有幾個人能比得上。」

李紅袖嘆道：「他一劍貫穿了別人的咽喉，不想自已腦袋也被人砍成兩半。」

她忍不住還是回頭瞧了一眼，又道：「瞧這情況，那人一劍砍下時，他必定已無可閃避，是以只有迎劍招架，誰知那人一劍非但砍斷了他長劍，餘力所及，竟將他頭也砍成兩半，海南指劍俱是海底寒鐵九煉而成，這人一劍竟能將之砍斷，唉……好鋒利的劍！好沉重的劍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怎知他對頭也是使的劍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當今武林的刀法名家，又有誰能將劍法如此辛辣狠毒的靈鷲子逼得連躲閃都不能躲閃……

……海南劍派素無硬接硬拆的招式，他若下是實在被逼無奈，又怎會迎劍去招架別人迎頭砍下的一刀！」

楚留香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刀法之變化，的確不如劍法靈巧迅急，使刀的人若想將使劍的人逼得無可閃避，的確是難而又難。」

他微微一笑，接道：「但你莫非也會忘記一個人麼？」

李紅袖眼睛一亮，笑道：「你說的若是「無影神刀」札木合，你就錯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為什麼會錯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札木合號稱中土刀法第一名家，刀法之快，無形無影，他一刀砍下時，靈鷲子也許還未瞧清是何處來的。自然只有迎劍招架，而札木合所使的一柄「大風刀」，乃海內十三件神兵利器之一，也足以砍斷海南指劍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豈非就是了麼？」

李紅袖笑道：「但你莫要忘了，札木合縱橫戈壁大沙漠已有三十年，號稱『沙漠之王』，又怎會遠來這裏。」

楚留香緩緩笑道：「你說不會，我却說會的。」

李紅袖眨着眼睛，道：「你可要和我賭一賭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不和你賭，因為你輸定了。」

只聽船艙下一人甜笑道：「你們賭吧，誰輸了誰幫我洗半個月碗。」

李紅袖笑罵道：「小鬼，你在偷聽。」

宋甜兒格格笑道：「我雖然不敢看，聽却敢聽的。」

李紅袖轉向楚留香，道：「喂，你瞧這小鬼，打的好精明算盤，天下的便宜都被她一個人佔盡了。」

楚留香倚着船舷出神，竟像是沒有聽見他的話。

李紅袖走過去，道：「你在等什麼？等那札木合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也許……」

李紅袖笑道：「你等不着的，這「沙漠之王」既不會來，縱然來了，也沒有人能殺得死他——能殺得死他的人，也就不會殺他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西門千與左又錚素少往來，為何殺了左又錚？靈鷲子與西門千毫無寃仇，為何要殺死西門千？札木合與靈鷲子一個遠在天邊，一個遠在海角，更是毫無關係？又為何要殺死靈鷲子？」

他嘆了口氣，接道：「可見世上有許多事，是完全說不定的。」

這時日色已偏西，自從發現第一具屍身到現在，已過了兩個多時辰，甲板上已躺着三具屍身。

而第四具屍身果然又來了！

——（下期續）——

鐵血傳奇：血海飄香

古龍

前情簡介

北京城豪富公子金伴花，家藏有奇珍「玉美人」一座，此一「玉美人」，乃「京城四寶」之首。

一日，金伴花忽接未具名之短箋，箋上指明當夜子正時份，將來盜走「玉美人」，金伴花慌恐中，延請武林名家多人，守護「玉美人」，但時屆子正，盜寶賊並未現身，而「玉美人」已渺。

竊走貴公子金伴花所藏「玉美人」者，乃被視為武林中傳奇人物，亦正亦邪的「飄香盜帥」俠盜楚留香。

楚留香在竊走「玉美人」之後，即乘其自備的精巧三桅船，伴同李紅袖、宋甜兒兩位美女，遨遊海上。

正當楚留香舒適的躺在三桅船甲板上，與李、宋兩位美女在說笑之際，海上突然飄來一具之

一具的屍體，一連三具屍體，都是武林中，極負盛譽的人物，在距第一具屍體出現兩個多時辰後，第四具屍身又飄來了…………

（二）

這第四具屍體，是個身穿潔白長袍，體型壯碩高大的漢子。

這漢子，雙眉斜聳，雖然滿面風霜所留紋路重重，但却掩不盡他面孔上，一副英俊不羈的俠氣。

看了那具緩緩飄來的海上浮屍，楚留香回頭瞟了李紅袖一眼說：

「李姑娘，這回甜兒可要佔盡便宜，妳是非洗半個月碗不可了，因為，我們適才所賭的，妳輸定了！」

李紅袖也看了那具海上飄來的浮屍一眼，詫異的說：

「甚麼？難道這海上飄來的就是…………」

「一點不錯，他就是號稱『沙漠之王』，縱橫大戈壁沙漠達卅年，被稱中土刀法第一名家的『大風刀』札木合。」

楚留香一面回答着，一面走到船旁，四度抄起那條他曾用來撈過三具海上浮屍的繩索，輕輕拋落海中，繩索的活結套住屍身，他又輕輕往後一帶，這具屍體又像活了一般的躍上了三桅船的甲板。

楚留香把繩索丟在一旁，上前輕輕一摸屍體的胸口，面有喜色的說：

「好了，這回我們不必玩猜謎遊戲了，難為他在海上飄浮了這麼久，一絲丹田之氣，還仍然蘊藏未散…………」說着，又轉過頭去，對站在身後，面露訝異之狀的李紅袖說：「李姑娘，請妳

到艙裏去，把我那珍藏的「偷龍轉鳳九轉小還丹」拿一粒來。」

聽了楚留香的話，李紅袖絲毫沒有準備依言到船艙裏去拿藥的樣子，她眼波轉動，似乎有話要講。

可是楚留香却似乎已經體會到了她的意思，擺擺手對她說：「李姑娘，妳想說些甚麼，我都明白，妳聽我的，去把那『偷龍換鳳九轉小還丹』拿一粒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李紅袖這才快快的踱進船艙，不一刻，拿裏拿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寸許高精緻小瓷瓶出來。

楚留香接近瓷瓶，剛剛一啓開瓶蓋，一股襲人的淸香，就在甲板四週漫延開來。

這種香氣，使得聞到的人，都覺得頭腦淸新，精神煥發。

從那瓷瓶中，傾出了一綠碧綠的藥丸，然後，楚留香把瓷瓶蓋好，交還給李紅袖，再用右手輕輕的把札木合的嘴揑開，用左手以迅捷的手法，把那顆碧綠藥丸，丟入他的口中。

過了片刻，札木合的臉色漸漸轉紅，接着，他哇的一聲，張嘴噴出了一口已經變成紫黑色的瘀血，然後，他輕輕的扭動身軀，面上露出極端痛苦的表情，嘴裏則訥訥的囈語着：

「……玉美人，……白玉美人……」

楚留香彎腰低頭，側耳凝聽，只聽札木合在囈語中又說：

「……七眼魔君，你太也狠心……還我的白玉美人來……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楚留香臉色驟變，他俊穎的臉上，突現無限殺機。

他自語說：「七眼魔君，這魔頭竟然仍在人間……」接着，他厲聲對李紅袖說：

「李姑娘，告訴舵手，立刻回航，這回，有好戲唱了！」

（下期續）

液化煤氣究竟會不會爆炸

中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

在都市裏，由於人口擁塞，如果大家都以煤或木柴為家庭燃料，必然是烏烟瘴氣，不堪想像，因而家庭燃料的改良是一種自然的趨勢；應運而生的液化氣，乃成為都市家庭燃料的寵兒，不數年功夫，發展至為迅速，現已普遍深入到每一個家庭，其前途更是廣濶無限。但年來，由於使用液化氣的不愼，而導致的事故亦層出不窮，因而引起社會的重視與新聞界的批評，再加以一部份對液化氣瞭解不够深刻的人，而恁意誇大其危害的嚴重性，使此一既安全而淸潔的現代家庭燃料，遭受不公平的評價，更使一般已使用液化氣的家庭，天天提心吊胆，談虎色變，甚至有棄而不用，無形造成家庭中的損失，因噎廢食，誠莫此為甚，本公司有鑒及此，特就液化氣究竟會不會爆炸的問題提出硏討，使社會上對此有一合理而深入之認識，使家庭中對此有一正常而安全的心理，則不致人云亦云，而阻礙社會應有的進步。

目前在台灣所使用之液化氣，其來源有二：一為高雄石油氣，一為苗栗天然氣，上述二種液化氣係由天然氣或原油分溜，在分溜時已把所含有害、有味、有毒氣體（如亞硫酸氣體）分離而成為無毒無味之氣體，其所含成份比例如下：

一、高雄石油氣——丙烷(C_3H_8)佔50%丁烷(C_4H_{10})佔50%

二、苗栗天然氣——丙烷(C_3H_8)佔55%丁烷(C_4H_{10})佔45%

上述兩種液化氣在化學學理上的分析，是無毒，無味，同時將氣體化為低壓液體後，本身決不致引起爆炸。

由於液化氣本身不致爆炸，其安全性當無

鐵血傳奇：

血海飄香

古龍

前情簡介

北京城豪富公子金伴花，家藏有奇珍「玉美人」一座，此一「玉美人」，乃「京城四寶」之首。

一日，金伴花忽接未具名之短箋，箋上指明當夜子正時份，將來盜走「玉美人」，金伴花慌恐中，延請武林名家多人，守護「玉美人」，但時屆子正，盜寶賊並未現身，而「玉美人」已渺。

竊走貴公子金伴花所藏「玉美人」者，乃被視爲武林中傳奇人物，亦正亦邪的「飄香盜帥」俠盜楚留香。

楚留香在竊走「玉美人」之後，即乘自備的精巧三桅船，伴同李紅袖、宋甜兒兩位美女，遨遊海上。

正當楚留香舒適的躺在三桅船甲板上，與李、宋兩美女在說笑之際，海上突然飄來一具又一具的屍體，一連三具屍體，都是武林中，極負盛譽的人物，在距第一具屍體出現兩個多時辰後，第四具屍身又飄來了………

第四具屍身果然又來了。

別的屍身在水上都是載沈載浮，這具屍身却如吹了氣的皮筏似的，整個人都完全浮在水上。

別的屍身李紅袖至少還敢瞧兩眼，但這具屍身，李紅袖只瞧了一眼，全身都起了慄慄，再也不敢瞧第二眼了。

這屍身本來是胖是瘦，楚留香已完全瞧不出，只因這屍身全身都已浮腫，甚至已開始腐爛。

這屍身本來是老是少，楚留香也已瞧不出。只因他全身鬚毛頭髮，竟赫然已全都脫落。

他眼珠已漲得暴裂而出，全身的皮膚，已變成一種令人噁心的暗赤色，楚留香再也不敢沾着一根手指。

李紅袖顫聲道：「好厲害的毒，我去叫蓉姐上來瞧瞧，這究竟是什麼毒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毒蓉蓉也認不出的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你又在吹了，你武功雖不錯，但若論暗器，就未必比得上甜兒，若論易容術和下毒的本事，更萬萬比不上蓉姐。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但這人中的並不完全是毒。」

李紅袖吃吃笑道：「不是毒藥，難道是糖麼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也可以算是糖……糖水。」

李紅袖怔了怔，道「糖水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便是天池『神水宮』自水中提煉出的精英，江湖都稱之爲『天一神水』，而『神水宮』門人且已都稱之爲重水！」

李紅袖動容道：「這眞的就是比世上任何毒藥都毒的『天一神水』?!」

楚留香道：「自然是眞的，據說這『天一神水』一滴的份量，已比三百桶水都重，常人只要

服下一滴，立亂全身暴裂而死。」

他嘆了口氣，接道：「而且這「天一神水」無色無臭，試也試不出異狀，所以，連這「沙漠之王」，都難免中了暗算。！」

李紅袖道：「這！這人就是札木合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嗯，」

李紅袖道：「他已變成這個樣子，你怎麼還能認得出他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他身上穿的雖是尋常服色，但脚下却穿着雙皮靴，顯見他本是遊牧之民，他身上皮膚雖細嫩，但面上却甚粗糙，顯然是因爲他來往沙漠，久經風塵之苦，他腰畔雖有佩刀的鋼環，但刀和刀鞘却全都不見了，顯然是因爲他使的乃是寶刀，所以才被別人取去了……」

他緩緩接道：「有了這幾點特徵，自可說明他就是那「沙漠之王，無影神刀」扎木合了。」

李紅袖嘆道：「我看你可以改行去做巡捕了，那你辦起案子來，想必要比那天下第一名捕「禿鷹」還要厲害得多，」

楚留香一笑又道：「還有，他身上掛着面銀牌，上面刻着的是隻長着翅膀的飛駱駝，我若再瞧不出來他是沙漠之王，就眞是呆子了。」

李紅袖也忍不住「噗哧」一笑，道：「你眞是一個天才兒童。」

但她笑容立刻消失，皺眉道：「這件事竟將「沙漠之王」與，「神水宮」門下引動，可見關係必定不小，而此刻連「沙漠之王」都死了，可見……」

楚留香截斷了她的話，笑道：「你又想勸我罷手，是麼？」

李紅袖輕嘆道：「我也不想勸你罷手，只望你能小心些就是了。」

楚留香凝望着天上一朵白雲，微笑道：「聞得「神水宮」門下，俱都是人間的絕色，却不知

比起咱們的三位姑娘來又如何？……」

李紅袖搖頭苦笑道：「你難道永遠不能規矩些麼！」

××× ××× ×××

這一次直過了將近一個時辰，海上還是沒有動靜。

李紅袖悠悠道：「你只怕等不着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若再沒有人死，那麼，這件事便要着落在「神水宮」使者身上，這些人若是在爭奪這件寶藏，那麼，這寶藏便落在「神水宮」使者手上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若是有死呢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無論還有多少人死，只要瞧最後一個人是死在誰手上，就有線索可尋。」

李紅袖嘆道：「這些高手們難道眞會爲了爭奪寶藏而死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人爲財死，這些人總也是人呀。」

李紅袖極目遠眺，緩緩道：「能引動這許多絕代高手貪心的寶藏，想必一定驚人的很……。」

這件事的確越來越有趣了，她眼睛裏也在閃着光。

艙下的宋甜兒突又叫道：「你兩個知唔知蓉姐有個表姑入佐「神水宮」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哦，蓉蓉竟有個表姑是「神水宮」門下麼？……這兩天，她身子不知道是否已好些，不知道是否還在流鼻涕？」

李紅袖笑道：「你可是要她上來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算了，傷風的人，還是多躺躺的好。」

只聽一人柔聲道：「沒關係，我的病反正已快好了，只要聽見你說這句話，我…………」

又聽得宋甜兒大聲道：「蓉姐不要上他的當，他知道你來了，所以才故意說些關心你的話讓你聽。」

那溫柔的語聲笑道：「就算他是故意說的，只要他說出來，我就很開心了。」一條窈窕的人影，隨着語聲飄飄走了上來。

她穿着件柔軟而寬大的長袍，長長地在地上，蓋住了她的脚，滿天夕陽，映着她鬆鬆的髮髻，淸澈的眼波，也映着她那溫柔的笑容，她看來就像是天上的仙子，久已不食人間煙火。

李紅袖跺脚道：「蓉姐，風這麼大，你何必上來？小心又病倒在床上爬不起來，又害得我們這位多情的公子只拿我們出氣。」

蘇蓉蓉嫣然道：「上面這麼熱鬧，我還能在屋裏就得住麼！……何況，我也想瞧瞧，是不是眞的會有「神水宮」使者到這裏來。」

她手裏拿着件厚絨的衣服，輕輕披在楚留香身上，柔聲道：「晚上冷，小心着涼，」

楚留香含笑嘆道：「你總是只知道關心別人，却不知道關心自己……你若有一分關心自已，又怎會病倒？」

李紅袖撇了撇嘴，道：「是呀，像我們這些不生病的人，都是從來不關心他的。」

蘇蓉蓉輕輕拍了拍她的臉，笑道：「這麼多心，人容易老的。」

李紅袖一把抱住了她，格格笑道：「我眞是個又會多心，又會吃醋的小壞蛋，蓉姐你爲什麼還要對我這麼好。」蘇蓉蓉纖弱的身子，竟被她抱了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第五具屍身漂來了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嚴格說來，這已不能算是「壹」具屍身——這屍身的左面，竟已赫然被人連肩帶臂創去一半

！

幸好，她的臉還是完整的，還可瞧得見她娟秀而美好的面容，這殘忍的殺人者，似乎也不忍破壞她的美麗。

她身上穿着的是件美麗的紗衣，腰間繫着根銀色的絲縧，纖美的脚上，穿着雙同樣的質料的銀色鞋子。」

此刻，只剩下半件的紗衣已被血染，若不是那絲縧，只怕已被海水冲脫——饒是如此，她身子看來也已幾乎是完全赤裸的。

蘇蓉蓉扭轉了頭，美麗的眼睛裏，已滿是淚水。

李紅袖也閉起了眼睛，道：「蓉姐，你看她是不是「神水宮」門下？」

蘇蓉蓉黯然點了點頭。

楚留香嘆道：「這樣的美人，是誰忍心向她下如此毒手！」

李紅袖道：「下這毒手的人，自已也死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是說扎木合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自然是扎木合，除了他外，誰有這麼快的刀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嗯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扎木合發覺自已中毒，臨死前拼盡餘力，給了她一刀……他自然是滿懷憤恨，所以這一刀才會這麼毒。這麼重！」

楚留香悠悠道：「聽來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」

李紅袖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現在，所有的線索都已斷了……。咱們也沒事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沒事了麼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人已全都死光了！還有什麼事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妳以為她眞是死在扎木合之手？」

李紅袖眼波一轉，道：「難道不是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你莫忘了，扎木合死後，他的「大風刀」已落在別人手上……這人拿了「大風刀」，殺死了她，正是要別人以為這件事已完全結束了！」

李紅袖失聲道：「呀，不錯，」

楚留香緩緩道：「他既要別人認為此事結束，那麼，此事就必定沒有結束……在我說來，這件事正還未開始哩。」

蘇蓉蓉突然道：「這件事，他是不願別人插手的，是麼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除非他腦袋有什麼毛病。」

蘇蓉蓉道：「那麼，他為何不將這件屍身完全毀去，別人若是根本瞧不清這些屍身，又怎能插得下手？」

楚留香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些人全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人士，而且甚至可說已有宗主的身份，他們若是突然一齊失蹤了，他們的門人子弟，會不去追查明白麼？」

蘇蓉蓉皺了皺眉，道：「所以……」

楚留香道：「所以他才要這樣做，教別人以為這五人乃是自相殘殺而死，而且都死光了，這樣，他們的門人子弟連報仇的對象都沒有，還查什麼？」

李紅袖輕嘆道：「但他卻未想到，這世上還有個專門喜歡多管閒事的人。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他只怕實在沒有想到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但『他』究竟是誰？每個人都可能是『他』……現在，所有的線索都沒有了

，你要查，豈非眞的像是要在海裏撈針。」

楚香留笑道：「不錯。」

身子突然飛起，向海水中躍了下去。

李紅袖大聲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撈針去。」

只聽「噗通」一聲，他身子已像魚似的在海水中消失了。被夕陽映成金紅的海水，甚至沒有濺起一點水花。

李紅袖跺脚道：「蓉姐，你……你也不管管他，」

蘇蓉蓉幽幽道：「這世上，有誰能管得住他？……」

×××　　×××　　×××

蘇蓉蓉尋了塊很大的帆布，將五具屍體都蓋住了。

宋甜兒這才敢走上來。

她右手提了盞製作精巧的燈，左手提了籃菓子。

星光漸漸升起，海水亮得像是緞子，她們舒服地坐在輕涼的海風中，心裏可一點也不覺得舒服。

有五個陌生人的屍體在旁邊，沒有人能感覺舒服的。

楚留香已去了很久，遠處海面，有點點漁火，就像是海上的星光，李紅袖呻吟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只希望他莫要被人當做魚捉去就好了。」

宋甜兒嘻嘻笑道：「如東有人將他當魚捉去，那個人一定係你哥哥。」

李紅袖瞪了瞪眼睛，道：「有件很奇怪的事，我總是不懂，蘇州話明明最好聽了，蓉姐却不肯說：廣東話明明像鳥叫，但有人却偏偏要講。」

宋甜兒扮了個鬼臉，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唔鍾意聽，所以偏要講，氣死你。」

話未說完，整個人突然跳了起來，在甲板上叉叫叉跳，一樣東西滑出了她袖子，那是條魚。

李紅袖拍手大笑道：「妙極妙極，總算有人替我出氣了。」

只見楚留香不知何時已笑嘻嘻站在那裏，左手抓着條魚，右手裏本也有條魚，却已放在宋甜兒的領子裏。

宋甜兒臉都嚇白了，跺着脚去擰他。

楚留香笑道：「剛剛我瞧見了一個你最想見的人，你若擰疼了我，我就不說了。」

宋甜兒去擰他的手已摟住了他脖子，道：「快說是誰？」

楚留香眨着眼睛，他的眼睛就像是海上的星光。

他笑着道：「你最想見的人是誰？當今天下，誰的琴彈得最好？誰的畫畫得最好？誰的詩做得令人消魂？誰的素菜燒得妙絕天下？」

他話未說完，李紅袖已拍手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說的是那「妙僧」無花，」

宋甜兒拉住楚留香的手，道：「你眞的瞧見他了？他在那裏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他一個人坐在條船上，像是在唸經，叉像是在做詩，我突然自水中鑽出去時，他那臉色只可惜妳們沒有瞧見。」

宋甜兒道：「你認得他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只見過他三次，第一次，我和他喝了三天三夜的酒，第二次，我和他下了五天五夜的棋，第三次，我和他說了七天七夜的佛。」

他笑着接道：「說佛我自然說不過他，但喝酒他却喝不過我。」

李紅袖忍不住道：「下棋呢？」

楚留香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說和了，但這塊和尙竟偏偏不肯。」

李紅袖格格笑道：「除了喝酒打架外，你只怕什麼都比不過人家。」

楚留香正色道：「胡說，至少吃飯我也比他吃得多些。」

李紅袖笑得直不起腰來。

宋甜兒直拉他衣袖，道：「你怎麼不請他來坐坐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他本要來的，但我剛對他說這裏有幾個女孩子想見他，他就像是隻中箭的兎子般跑走了。」

宋甜兒嘟起嘴，道：「佢已經係和尙，怕女仔做乜野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就因爲是和尙才怕，他若不是和尙，也就不怕了。」

李紅袖嬌笑道：「他若不是和尙，我包險他來得比兎子還快。」

蘇蓉蓉溫柔地笑道：「我聽說此人乃是佛門中的名士，不但詩詞書畫，樣樣妙絕，而且武功也可算是高手。」

楚留香嘆道：「豈祇是高手，簡直可說是少林弟子中的第一高手，只可惜他……他實在太聰明了，精通的事實在太多，名也實在太大，是以少林天湖大師冊立未來的掌門時，竟選了個什麼都比不上他的無相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像他這樣的人，對這種事想來是不會在意的。」

楚留香附掌道：「不想李紅袖竟是孫無花的紅顏知已。」

蘇蓉蓉道：「他自然不會和這件事有絲毫關係，你還瞧見別的人麼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些屍體都是從東面飄來的，東面海上的每一條船，我都瞧過了，除了無花外

，只有一條船上是武林中人。」

蘇蓉蓉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那條船上是「丐幫」的四大護法，四大長老，以及他們新任的幫主，………你可知道任老幫主去年已死了，新任幫主你猜猜是誰？」

蘇蓉蓉道：「誰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你再瞧瞧看………他是我的朋友，酒量和我差不多，飯量也和我差不多，有一天，還爲你畫了幅像………」

蘇蓉蓉道：「呀，莫非是南宮靈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蘇蓉蓉嫣然道：「他居然會做丐幫幫主，可見江湖中風氣已改了，不再以老誠持重爲美，也不再講交年齡大小，已開始注重人的才氣，這倒是可喜可賀的事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南宮靈自然也不會和這件事有任何關係，所以………」

楚留香苦笑道：「所以我也沒法子了。」

蘇蓉蓉柔聲道：「你沒法子最好，我也不想多管這種閒事。」

楚留香瞪着那塊帆布，道：「你們想想，這五個人是否有什麼共同之點，譬如說………」

李紅袖道：「譬如說，他們都是人。」

楚留香苦笑道：「除了這一點外，再沒有別的了麼？你再想想………」

蘇蓉蓉盈盈站起來，笑道：「你們要想，下艙去想吧，我去爲你們泡壺濃茶，你們想上一夜也沒有關係。但誰也不准再坐在這裏吹風了。」

××× ××× ×××

船艙，建造得精巧而華麗，絕沒有一寸地方浪費，也絕沒有一件東西是讓人瞧着不順眼的。

走下樓梯，是間精緻的起居室，燈光慢慢照下來，這黝黑的船艙裏，漸漸有了光亮。

走在最前面的楚留香，突然停住了脚，就好像突然被一根釘子釘在地上，再也動不得了！

這船艙中究竟有個人，女人！

只見她背向着門，坐在楚留香平日最喜歡坐的椅子上，從後面望過去，只是瞧見她高挽的雲髮和一隻手。

那是隻絕美的手。

此刻，這手上拿着隻杯子，杯子裏倒的是楚留香平日喜歡喝的酒——她倒是一點也不客氣。

楚留香、蘇蓉蓉、李紅袖、宋甜兒，四個人都怔在樓梯上，張大了嘴，都說不出話來。

這女子是何時進來的，他們竟全不知道：

也許，她是在楚留香已下海時進來，但能瞞得過蘇蓉蓉，李紅袖和宋甜兒的耳目，這本事可也不小。

只聽一個優美但却冷漠的語聲緩緩道：「進來的，可是「盜帥」楚留香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錯，在下可是走錯門了？」

那女人冷冷道：「你沒有走錯，這是你的地方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旣然是我的地方，姑娘你却又怎會坐在這裏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因爲我高興。」

楚留香大笑道：「這理由不錯，實在不錯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此外，我還聽說楚留香對女子是從來不會拒絕的……」

她突然轉過椅子，面對着楚留香。

燈光，就照着了她的臉。

若說世上有一種女子的臉能使男人停止呼吸，那麼就是這女子的臉了，若說世上有一種女子的眼波能使男人的心停止跳動，那麼，也就是這女子的眼波，現在，這雙眼波正凝注着楚留香。

她悠悠道：「現在，這理由够好了麼？」

楚留香吶吶道：「不錯，這理由突然變得够好了，太好了，」

他眼光終於能自這女子臉上移開，才發現她穿的是雪白的輕紗長袍，才發現她腰間束着銀色的絲縧。

那女子緩緩道：「現在，你只怕已知道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。」

楚留香嘆道：「我寧可不知道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楚留香：「世上若有我不願打交道的女孩子，那就是「神水宮」門下。」

那女子突然站起來，轉了個身，自架上取下了銀壺，又滿滿倒了杯酒，楚留香心痛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很想知道，你到這裏來，除了喝酒外，還有什麼別的事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拉過那張椅子，趕緊坐下來。

那女子側着頭，盯着他的臉，一字字道：「傲慢、無禮、冷酷，但却也有一兩點能令小姑娘着迷的地方……你果然和傳說中的樣子分毫不差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多謝……………却不知道江湖傳說中有沒有提到我另外一件事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楚留香：「若是有陌生的女子跑進我的船艙，坐我的椅子，喝我的酒，我常常會將她拋下海裏去的……尤其是當這女子自以爲很美，其實却不太美的時候。」他舒服地伸長了腿，準備欣

嘗這女子生氣的模樣。

這女子臉果然氣白了，手也在抖。

李紅袖趕緊走過去！自她手裏輕輕取過了那金杯，嫣然笑道：「姑娘若要摔杯子，我去換個鐵的來。」

那女子臉色由青轉白，由白轉紅，突然又展顏而笑，道：「很好，你們都很有趣，但現在說笑的時候已過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準備哭了麼？」

那女子冷冷道：「你若不還我那東西，只怕連哭都哭不出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還妳？我難道借了妳什麼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你沒有借，自然沒有借，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楚留香是從來不會向任何人借任何東西的………」

她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是偷！」

楚留香皺眉道：「偷？我偷了你什麼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天一神水！」

楚留香眼睛突然圓了，失聲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那女子一字字道：「天———一———神———水！」

楚留香動容道：「你是說：你們宮裏的天一神水被人偷去了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我千里迢迢，來到這裏，總不會要騙你玩的吧，」

楚留香眼睛裏射出愉快的光芒，喃喃道：「妙極妙極，一切事都變得更有趣了………却不知你們的「天一神水」被人偷去了多少？」

那女子冷冷道：「不多才不過幾滴，但却已足够使三十個武林一流高手不明不白地一命嗚呼………假如用法正確的，三十七個！」

蘇蓉蓉輕輕抽了口氣，道：「你認爲那是他偷去的？

那女子冷笑道：「除了「盜帥」楚留香外，還有誰能自「神水宮」中偷走一草一木？」

楚留香微笑道「多承誇奬！如此說來，我若說未做此事，你是絕不肯相信的了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你能使我相信麼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也許………也許能的。」

他突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拉住了那女子的手，道：「至少，你得先讓我帶你去瞧樣東西，我可以保證這樣的東西很有趣………非常非常有趣。」

那冷漠而驕傲的少女，也不知怎地，居然就這樣被拉了出去。

蘇蓉蓉嘆道：「他若想拉一女孩子的手，只怕是沒有人能拒絕的。」

宋甜兒眨了眨眼睛，道：「神水宮門下若都係男人就好了。」

李紅袖笑道：「女人也沒有關係，不過最好醜一點。」

宋甜兒格格笑道：「如能醜得像母夜叉則最爲感激。」

××× ××× ×××

帆布被掀了起來。

那屍身，在星光下看來更是猙獰可怖。

楚留香道：「你先看她，你總該認識她吧。」

那女子目光凝注着被人砍去一肩的少女屍身，就像是瞧着塊石頭似的，面上木然全無表情，冷冷道：「這不是神水宮門下弟子！」

（待續）